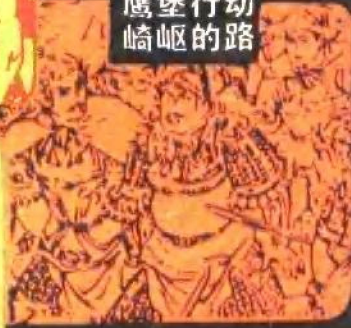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外电视故事

ZHONGWAIDIANSHI GUSHI



战斗在香港
谍报血记
抉择行动
崎岖的路



战斗在香港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285

战斗在香港

颜素等改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.25 字数195,000 印数1—9,000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103·419 定价：1.10元

【 1 】 战斗在香港
【 48 】 督师喋血记
【 96 】 玉 娇 龙
【 156 】 抉 择
【 198 】 鹰 堡 行 动
【 231 】 诤 谤
【 263 】 崎岖的路

颜素改编
萧剑改编
柯德改编
熙一改编
寒佛改编
瞿彩康改编
洗月改编

战斗在香港

颜 素 改编

—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，日本海军袭击美国的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了。

同时，日本海军封锁了香港海面，飞机不时狂轰滥炸，香港街头，逃难的人们哭爹喊娘，纷纷涌向教堂，想借上帝的庇荫，以度此劫。

英国军队开炮，向日舰轰击，战斗十分激烈。日军切断了香港的水源，叫嚷：三天以内要让香港成为臭港。英国总督迫于形势，与日军谈判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位二十七、八岁的青年商人，急匆匆地走在香港街头，他机警干练，一副平光的金边眼镜后面，闪着锐利的目光。他混在逃难的人群中，走到一条横巷口，四下一瞥，闪进小巷，来到“帕和米铺”门口，掀响了门铃。

二楼人们不注意的角落，一扇小窗打开了，一张女人秀丽的脸影一闪，小窗又关上了，楼下的大门却轻轻地打开，

来人进了门，随手将门关上，看得出他对这儿熟门熟路。

他叫陈达，是香港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，负责军事斗争。陈达打得一手好枪法，而且武功高强，擅长南拳，能高来高去，穿房越屋，是一个颇有些神奇色彩的人物。他的公开身份是“新工船业公司”经理，手上掌握十几艘机帆船，几十名水上工人。“帕和米铺”是地下党机关。这天，他接到紧急通知，来到这里接受新的任务。米铺里面房子颇大，他曲曲折折穿过几进房子，眼看已到尽头。他伸手抓住从屋上垂下的一条绳子，一荡，呼地上了对面楼上，穿越一条过道，进了一间秘密室。地下党书记张明正在翻阅一张大地图，沉思着。他听到脚步声，忙抬头，高兴地问：“你来啦，路上怎样？”

“还很乱，”陈达在他身边沙发上坐下，摘下眼镜，放在茶几上，“不过，炮声渐停，估计英国人顶不住压力，快要投降，香港将成日本人的天下了。”

“我找你来正为了这件事，”张明把地图摊到陈达眼下，用手指着香港四周说：“香港沦陷，已在朝夕之间。我们的部队也已插入香港附近沙头角、七涌一带。总部命令，你和关振、白俊立即返回部队，接受新的任务。”他敲了一敲地图上的一个黑点，又说：“总部目前地点就在这里。关振、白俊呢？没有在大混乱中失散么！”

“不会，我们讲好在英皇道教堂集合。”

英皇道教堂，是香港一座老式的基督教堂，建筑古朴、典雅。但今天却大门紧闭，从里面不时传出婴儿的啼哭，妇女的尖叫。教堂大厅里挤着数万名逃难的市民。枪炮声骤停，人们更加紧张，大家知道这次打仗英国人准败，

日本兵就要来了。于是日本人杀人放火、奸淫掳掠的种种传闻，便在人们头脑中闪现，谁也难测未来的命运。祭坛上，摇曳的烛光下，跪着几个穿黑袍的教士，喃喃地在向上帝祷告。

大厅上方有一排窗户，光线透进来，照在这群惊慌失措的人脸上。只有一批赌徒，以黑鲨头黑三为首，正在吆五喝六地聚赌，英国人或者日本人对他们都一样。有两双眼睛厌恶地盯着他们，这就是关振和白俊。

关振虎背熊腰，浓眉大眼，一站如一尊金刚。他在陈达身边是“保镖”的身份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是一把冲锋陷阵的好手，最爱找这批地痞流氓的麻烦。白俊却文质彬彬，身材适中，风流儒雅，象个知识分子。他机巧多变，学的是岭南白家祖传武功白梅剑，尤其擅长暗器，袖箭、金镖、柳叶飞刀，能双手齐发。陈达的两个左右手，这时被困在教堂里，感到百无聊赖，特别是火性子关振，恨不得给这批国难当头时还赌得那么起劲的流氓们一顿拳脚。白俊不住给他使眼色，要他不可鲁莽。

黑三赌赢了，打开酒瓶子，往肚里灌酒。他也斜着眼睛，见到一个躲在父亲背后的姑娘十分漂亮，便脚步踉跄走去，要她出来陪酒。刚走得几步，突然被什么绊了一下，摔了一跤，站起来时，见一尊铁塔立在面前，知是他出手摔了自己，便一拳向他打去，正是伏虎拳的招式“黑虎掏心”。这黑三初到香港时，便用这路伏虎拳，打得香港街头的流氓满地打滚，因此做了流氓头子。哪知，拳头没有伸直，手腕就一阵剧痛，一粒小石子在地上乱转。他四下找打暗器的人，却只见一双双惊慌的市民的眼睛。



突然，教堂大门蓬蓬地响了起来，门口有人高叫：“快开门，皇军来了！”难民们更害怕了，都挤到大厅一角去，黑三却带了几个小流氓跑到大门口，把门打开。亮光中，一面太阳旗迎风飘扬，日本军官龟雄大佐带了翻译和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冲进教堂。一位头发斑白的老牧师想阻止，却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黑三带几个流氓，到日本军官面前低头哈腰，还送上了一支香烟：“我们欢迎皇军！”

“你的很好，会打枪？”日本军官拍拍黑三肩膀，并示意翻译官将手枪给他。黑三卖弄地拉了拉枪栓，朝祭坛的耶稣受难像开了一枪，正打在十字架当中，耶稣像哗一声倒了下来。神父修女们吓得脸无人色。日本军官翘起大拇指说：“好，你的，做我的侦缉队长。”

黑三立正，敬礼：“愿为皇军效犬马之劳！”

翻译接着开口了：“大家不要害怕，英国总督已经投降，现在香港已被皇军占领，皇军是亚洲人，香港是亚洲人的香港，皇军要建立东亚共荣圈，你们要做良民。现在，女人小孩统统回家，男人到码头帮助皇军搬运东西。……”

日本军官带着翻译和黑三走了，日本兵把男人一个个拉出来，关振知道无法逃脱，想和鬼子拚个你死我活，手却被一个小修女拉住了。小修女将黑斗篷微微一露，关振才知是白俊化装的，这个机伶鬼，不知怎么弄到一套修女服。只听白俊低声说：“别轻举妄动，我去找陈经理相机救你，晚上大码头一号栈桥见。”关振点点头，在日本兵的刺刀下，与其他男人一起走了。

夜，黑漆漆的，大海卷着浪花，扑向码头。香港，成了一个死港，只有几艘日本货船停靠着，城中灯光稀疏，不时

传来一声凄厉的枪声，使城市更显得恐怖。关振在码头上干了一天苦力，肚子饿得咕咕直叫，日本人只供应两个馒头，几根咸菜，还不够塞他的肚角。其他劳工都在码头找个避风处横七竖八地躺下了。他睡不着，刚想到码头一号栈桥与白俊接头，黑三挎着盒子枪走到他面前说：“喂，黑塔仔，我们不打不相识，到我这里来吃一份粮，怎么样？”关振掉头不理他。

这黑三还真有点歪脑筋，他知自己新上任，急需一支人马来，上午关振露了一手，他觉得这黑大个憨直，有本事，要是能听话，定是得力帮手。他手下的小流氓早想找关振报仇了，但黑三却冷笑不许。他碰了一个软钉子，也不生气：“好吧，限你明天中饭前答复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跟着我黑三爷，包你有好处。”

黑三进屋赌钱去了，码头上又寂静下来，只有几个哨兵在巡逻。关振走到一号栈桥上，装作解手，一颗小石子，“卜”一声打在他脚上。脚下浪花一翻，露出了白俊的脸，轻轻地问他：“码头上装运什么？”

“军火，都堆在三号仓库。”

“好，你去对付黑三，我们去烧仓库，日本人第一天进香港，我们闹他个满堂红。”

“敌人哨兵很严。”

“不怕，我们已搞到两套日本军装。仓库起火后，你跳下海去，有船接应。”

白俊的头在海浪中消失了，关振这才回头，到黑三赌博的小屋附近埋伏着。他找到了一根抬货的杠棒，放在身边。屋里不住地传出叫嚷声，关振心想：“待会儿，老子一个个

收拾你们。”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“起火了，起火了！”码头上的劳工们惊叫起来，关振抬头一看，只见三号仓库那边，火光冲天，他知道陈达与白俊已得手，便一跃而起，守在门边。

“快，快出去看看！”黑三在屋里高叫着，一个小流氓冲出门来，关振当头一棒，趴在地上不动了。第二个流氓，乘机跃出数尺，关振横棒一扫，打在胸口，“哎哟”一声，也倒下了。一条黑影又窜出门来，关振又是一棒，却打了一个空，猛听背后拳风已到，正是黑三。关振干脆丢掉杠棒，与黑三斗起拳来。黑三的伏虎拳终究有些根底，两人拆了上百招，不见胜负。

仓库越烧越红了，夹着爆炸声，劳工们在码头上乱窜，日本兵胡乱打枪，也不知是谁放的火。为了避开爆炸的气浪，关振与黑三越打离火场越远，打到了海边。忽见火光中一个日本兵向他们冲来，黑三兴奋地说：“太君，放火的人在这里——”话音未落，哪知日本兵一脚反将黑三踢了一个狗吃屎。关振楞了一楞，那个日本兵一把拉掉头上的帽子，却是陈达。后面真的日本兵追来了，陈达拉起关振，滚进了大海之中。日本兵朝大海开了一阵枪，回答他们的是大海的怒涛。

一条小快船载着陈达、关振、白俊在海上飞驰，码头上余火未熄，火光映天。白俊悄悄地问陈达：“达哥，这次总部召我们回去不知有什么新任务？”

“这回呀，我一定回主力部队不走了，端起机枪，一扫一溜子，多过瘾。哪象在香港这么憋气。看着老板欺侮工人，洋人欺侮我们中国人，也不能上去打个痛快！”

“我看哪，八成上级还要叫我们回来。”白俊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白俊朝陈达方向一咧嘴：“你看我们大哥。”

关振回头，看着陈达，只见他站在船舷上，任凭浪花溅到身上，有神的双目望着香港码头上的火光。听到他们的议论，陈达点点头说：“我看也是，因为香港终究也是我们的国土。我们总要回来的。”

二

半个月以后，陈达带了十余人的武装手枪队，经过一天急行军，插到港、九郊区的新界山区。这一带是敌我双方拉锯地区，土匪出没频繁，为害百姓。其中最大的一股，匪首叫“花豹子”花七，是“黑鲨头”黑三的师兄弟。黑三做了日本人的侦缉队长，几次带信给他，要他把队伍拉到香港去。花七接受了黑三的礼物，但一时不愿动身，怕虎落平阳被犬欺。这惯匪凶残成性，杀人如麻。陈达要在这港、九地区的门户落脚，决心先除掉他。花七也知道手枪队的厉害，仗着地形熟悉，飘忽不定，手枪队一时找不到他的行踪。

傍晚，山间小道上，陈达率领队伍扑向东坑村，他们接到情报，“花豹子”晚上要到东坑村抢粮食。忽然，又路上气吁吁跑来一个十五、六岁的少年，高喊：“达哥，达哥，等一等！”

“旺仔？”陈达命令队伍止步，等旺仔走近。原来“花豹子”临时改变了主意，到畚箕村。“糟了！”关振一声惊呼，这畚箕村有个铁老汉，少林功夫精湛，正是关振的师傅。带着女儿“铁观音”铁花，在家务农。“花豹子”早已

垂涎铁花的美貌和一身少林功夫，但惧他父女武功了得，未敢轻易下手。今晚一定是为此而去。

关振急了，回身就要奔向畚箕村，陈达喊了一声：“且慢！”又转面向旺仔：“是你亲眼所见？”旺仔点点头。

“多少时间了？”“大约有两个小时。”

“你还磨蹭什么？”关振是急性人，“再迟畚箕村要遭殃了。”

“现在去也迟了，”白俊说，“听队长安排。”关振只得停步，气呼呼坐在一块大石头上。

“白俊说得有理，”陈达开口说，“不能让花豹子牵着我们鼻子跑。白俊，你去找个老乡，了解情况，我们打他一个伏击。”

白俊把向导找来了，这一带群众受花豹子残害很深，一听手枪队要消灭他，都愿带路。部队正欲出发，却发现不见了关振。他装着小解，一个人已奔向畚箕村。

“这个黑塔仔，非处分他不可。”白俊懊恼地说。

“也难怪他，”陈达说，“他关心师傅、师妹安全，心里焦急。不过，这下可真糟了。”

“我们怎么办？”陈达沉思良久，大手一挥，说：“按原计划行动！”

再说关振悄悄离开了部队，心急火燎赶往畚箕村。这条路他熟悉，便如飞般赶去。但“花豹子”的土匪队伍早已进村了。他赶到村口，只见畚箕村已到处起火，土匪们将村民赶到村中心大榕树下，点起了一堆大火。他师父铁老汉满身血污，被绑在树上，脚下放着一堆干柴。别看关振五大三粗，登高本领不弱，他轻轻跃上一株大树，靠近火堆，只听

“花豹子”冷笑着说：“铁老汉，你只要交出女儿，给我做押寨夫人，我便立即放了你，否则，嘿嘿！”

“放屁！”铁老汉啐了一口，一口痰吐向花豹子，花豹子连忙侧身让过。

“烧！”花豹子恼羞成怒，一声令下，土匪便点着柴堆，火舌顿时将铁老汉包围起来。

“爸爸！”榕树密叶中，一声惊叫，飘下一团白色的影子，扑进火堆。“蓬”地一声，铁老汉飞起一脚，将那团已着火的白影踢出火外，同时高呼一声：“花儿快走，替为父报仇！”

这团白影正是“铁观音”铁花，她见父亲罹难，方寸已乱，还想第二次冲进火堆，花豹子一脸淫笑，带人向她逼近。

“师妹，别慌，我来了！”突然，从一株大树上，又跃下一个大汉来，两拳三脚，将几个匪徒打倒在地。与铁花会合在一起，正是关振。两人施展开少林拳，与群匪打在一起。但土匪人多势众，花豹子的伏虎拳也很有根底，不差于他师兄黑三，他二人无法冲出去。幸而花豹子下过令，不准开枪，要活捉铁观音。

花豹子的师爷是个笑面虎，诡计多端，他一见关振，便知是手枪队的硬手，怕陈达的部队就在附近，想速战速决，就拔出了手枪，朝关振打了一枪，正打在关振的大腿上，关振一个踉跄，跌倒在地。“师兄！”铁花扑上去抢救，自己也挨了几拳，被匪徒们七手八脚地擒住了。

花豹子下令回自己的巢穴，师爷低声说：“且慢。这大汉叫关振，是陈达的左右手之一，看来陈达就在附近，我估

计八成埋伏在鬼愁谷，等我们去钻袋。我们来一个将计就计，远走高飞。”花豹子点头同意了。

陈达的手枪队确在鬼愁谷等花七，但等到天亮，也不见人影儿。白俊气得跺脚，陈达也有些沉不住气，他担心战友的安危，又为自己的失策后悔。直到侦察的旺仔回来，才知道铁老汉已被害，铁花和关振都被抓走了。

三天以后，陈达化装来到沙尾镇的津津菜馆，找到女老板芳嫂，她是我们的地下交通员。芳嫂三十五、六岁年纪，干练利索，灵活多变。黑三、花七有一个把兄弟叫过山侠江九缠着她不放，她虚与周旋。江九常到她这儿来喝酒，倒也义务为她提供了许多情报。

芳嫂一见到陈达，吃了一惊：根据上级规定，除非有特殊情况，他们是不能直接见面的。随即满脸堆笑，说：“哟，张老板，稀客稀客，什么要紧的生意，把您老给请动啦，楼上请吧。”

陈达进了密室，留白俊在店堂边喝酒边放哨。密室里有一个小窗口可见到店堂的情况。

“有花豹子的消息吗？”陈达急急地问。

“有。花豹子抢了一个美貌姑娘，要她做压寨夫人。这几天派人到处采购东西，还发了不少请帖，宴请他的把兄弟和徒子徒孙们。”

“地点？”

“七星庙。”

“花豹子有多少人？”

“二十四个人，每人一支短枪，庙门有挺机枪，守卫十分严密。”

陈达一听情报那么准确，有几分奇怪，芳嫂才将来源说出。原来过山侠江九也接到请帖，他不满意花七抢人家姑娘，还害死姑娘父亲，在酒店里借酒骂人，泄了花七的底。

“要不要连江九一块儿打？”陈达问。

“最好不要，”芳嫂脸一红，“他号称过山侠，虽和黑三、花七一路。但为人还没有坏到家，留着 he 或许对我们有用。”

“也好，我这次化装成快刀陈五，请他引见，怎么样？……”

正说着，楼下有个男人大声喊着：“芳嫂，芳嫂！”陈达打开小窗，见这个男人个子高大壮实，五官清秀，打扮得有几分象古代的侠客风度，一眼看去，不让人感到那么讨厌。芳嫂在他耳边轻轻地说：“我去应酬，你从后门出去，大门进来，我给你引见。”

“来了，来了。”芳嫂高声应着，顺手从厨房里端了酒菜，进了店堂，放在江九的桌子上。“当不起，当不起，芳嫂，怎么叫你亲自端菜，一起坐下喝几杯吧。”江九一见芳嫂，连忙站起笑着打招呼。

“九爷，您坐吧，我正想给您介绍个人呢！昨天有一位快刀陈五爷到小店来找您，说要与您结交。”

“快刀陈五爷，”江九惊喜地叫了一声，“人呢，在哪？”

“哟，说到曹操，曹操就到，这不来啦！”芳嫂指着刚进门的陈达，给江九介绍，又忙着到厨房添酒加菜。快刀陈五，是岭南有名的帮会头子，一柄快刀，令江湖人闻讯丧胆，江九怎能不着意交结。他见陈达比自己还年轻，虽有几

分怀疑，但被陈达那种气势压住了。听说陈达要去为花七喜筵送礼，满口答应为他带路，几杯酒下肚，陈达一个完整的战斗计划形成了。

白俊代替陈达，当天带着江九的介绍信前往七星庙花豹子的巢穴。花七一听快刀陈五爷的使者到来，大喜过望，忙将白俊迎进去。白俊伶牙俐齿，又加上江九的书信，花豹子深信不疑，随白俊在庙里走动。

他来到七星庙后院，这里是群匪的练武场。一群匪徒正在练暗器，十有七、八打不准。白俊在一旁暗笑，花七有心要试试这个快刀陈五的大徒弟的本事。白俊微微一笑，抬头望天，庙旁有几株数人合抱的大树，几只鸟儿在绕树飞鸣，他双手一挥，周围的人还没看清他的动作，嗖嗖两声，两只鸟儿已从半空落下。四下爆发了一阵叫好声。花豹子对白俊更加放心了。

这天下午，花七带人出去了。白俊慢步踱到关押关振、铁花的西厢房。守门的小匪徒要白俊露一手，上午他没有看到。白俊故意嚷着不肯，引起关振的注意。而后，用手一扬，一柄柳叶刀飞向殿角飞檐上的小雕像，啪地一声，把小雕像的头削下来了。同时乘他们抬头向上之际，将一个小纸团暗暗弹进关振的牢房。

晚上，花七回来了，师爷笑咪咪地告诉他，铁花已经回心转意。但提出了三个条件：第一放走师兄关振；第二，要给父亲做一口大坟，花七要作孝子在坟前哭祭；三，铁花要亲自披麻带孝，祭完父亲才回来成亲。花七满口答应了。

师爷说：“倒底是女人，经不起关三天。但要小心手枪队。”

花七哈哈大笑说：“师爷别太长别人志气，这几天我派人四出打探，手枪队早不见影儿了。只是关振不能马上就放，这坟倒是要造得象样些，这就委托给师爷你了。”

几天以后，铁老汉的坟造好了，花七带了大批匪徒，和铁花、关振一起到坟前祭扫。铁花哭倒在地，哀声不绝，花七假意相劝，一直哭了几个小时，方才住声。关振也跪在师父坟前，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。自从白俊来后，花七对他二人的关押放松了，关振几次要以死相拚，铁花却坚决不同意，暗示关振按陈达指示去做。

傍晚，花七做着新郎的好梦，哼着小调，带了群匪归来，到了七星庙前，师爷感到有些不对。只见庙门大开，门口却不见守卫的人，忙劝花七停步，却已迟了。庙门顶上的那挺机枪已向花七扫来，他就地一滚，避过子弹，旁边的师爷与几个匪徒，却应声倒地。铁花半路上早已作好准备，此时一听枪响，伏身在地，见花七欲逃，纵身一跃，拦住花七去路。两人徒手格斗起来。那边白俊，一个箭步，窜到关振身后，两手左右一扬，两支袖箭，打中两个看守关振的匪徒，顺手又一刀，砍断缚在关振手上的绳子，关振从地上拾起两把枪，顿时如猛虎出山，向附近的匪徒一阵猛打。埋伏在四周的手枪队员们个个奋起神威，打得花七的匪徒们鬼哭狼嚎。花七一看情势不好，使出他的伏虎拳绝招，一连三拳，逼退铁花，急急逃走。铁花紧紧追来，花七对这一带十分熟悉，三转两转，溜进了一条小路。正自庆幸，忽然呼地一声，从半空中飞下一个大汉，差点压在他身上，正是关振。他一扑不中，就势抱住花七，两人在地上打滚。关振被关了好几天，腿上的伤也没有好透，渐渐气力不支，被花七压在